

筆者不是“音樂節人”(所謂“festival person”)，對大大小小音樂節的興趣祇屬一般，常(偏頗地)覺得音樂節基本上祇是把應分散在一段較長時間裡做的事，集中在一短時間裡進行吧了。當然，無可否認，音樂節在推廣新興表演形式(如 a cappella)，確有“響頭炮”之用，但如無適當後續工作，熱鬧過後，還不是空忙碌一場。¹

筆者不單不喜歡辦音樂節，就是以參與者身份出席，也不太熱衷。好的音樂，一天聽它十二小時，還不那麼辛苦，最怕是無可避免的交際應酬。筆者與 Vocal Asia 的陳午明兄在這方面是類似的人：本來好端端的，應酬一番後，力氣都沒了，不像那些擅於交際的人士，在半生不死之際，見見人談談話聊聊天，可立時起死回生！

不過怕歸怕，人在江湖，音樂節，還是要去的。今年四月，筆者獲邀到美國阿肯色州參與年度盛事“Voice Jam”。除了陪同香港組合“半肥瘦”²到訪當地學校、醫院及 livehouse 外，亦應邀教學，並為比賽擔任評判。

¹ 筆者曾在香港辦過無伴奏合唱節，至二零一四年，因 a cappella 已被“過度推廣”，免費活動過多，也就停辦。二零一六、一七年移師澳門，因效果不彰，也叫停了。勉強無幸福，人力物力也應珍惜，不需為辦而辦。

² “半肥瘦”的成員均為香港大學“Mosaic”的前成員，每人因此均有兩至三年 a cappella 經驗，畢業後仍努力不懈，欲更上層樓，結果勝出“Vocal Asia Festival 2018”之比賽，獲取參與“Voice Jam”的機會。筆者向來看好學院組合，因它們“贏在起跑線”，而且關係穩固(在母團磨合的成果)，有利長遠發展。

四月五日黃昏，各參賽組合陸逐到達 Walton Arts Center。每支雄糾糾走進大堂的隊伍，均盛裝打扮，散發出強烈的自信，營造出“好戲即將上演”的氣氛。聯誼一番後，大家一同觀看"Vocal Asia Festival 2018"("Voice Jam"的姊妹音樂節)的回顧片段，欣賞畢，大家同為 a cappella 歡呼喝采。此時此刻，筆者祇感眾人千里迢迢到來，除了音樂與友誼外，再沒甚麼了。惡鬥激戰，留給香港某音樂比賽吧！

翌日晚上，比賽正式開始。各參賽隊伍水平之高，令人刮目相看，排舞亦精彩至極，鮮有為跳而跳、對音樂表達沒有幫助的多餘動作。然而大部分團隊人數眾多，所有歌手亦用咪演出，故音量很大，主音不時遭蓋過(其他四位美國評判在商議結果時卻無提及此點，足證 a cappella 的審美觀點甚為多元)。

比賽落幕，誰勝誰負，並不重要，不提也罷，都是場以比賽形式進行的聯合演出而已。³歌唱好了，該學的學到了，大夥兒帶著興奮的心情，參與大會舉辦的派對去。

³ 作為大型比賽 ICCA 及 The Sing-Off 的幕後推手，Deke Sharon 表示他其實討厭比賽，但為了招聚觀眾，祇能勉為其難辦之，參氏著(與 Ben Spalding, Brody McDonald 合著)A Cappella, 頁 391。

筆者十分同意這觀點，今時今日辦聯合演出，已很難找觀眾，但把它包裝成比賽，便容易得多，起碼參賽者的家人、朋友、同學、校友(如屬學院比賽)會較樂意抽空出席支持。

筆者盼望主辦單位能再接再厲，秉持不逞威風、不炫鈔票、不為辦而辦的踏實態度，持之以恆，為 a cappella 界做實事，則眾阿卡人有福矣!⁴

⁴ 歐洲某國近年起辦 a cappella 合唱節，由政府贊助，規模宏大。參與者獲高規格接待，但演出時器材差勁，參加過的人士都不難察覺整項活動祇是政府的公關 show。這當然沒錯，但大白象類工程對 a cappella 的發展幫助十分有限。